

The Zone in Between

“中间地带”

◎李小山

关于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的话题，我已谈得够多啦，在我的角度，此次大展的得失并不让我在意，因为，无论我和彭德怎样努力，只要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维持原状，像这种以民间筹资为渠道的大型展览就势必如此。这不是为我们自己开脱，不是为展览的某些疏漏找理由，没有一个大型活动会是完美无缺的，何况我们是在遇到各种难以言表的困难的情况下做成这件事情的。我在画册前言中写道：我与彭德都认识到，担任艺术主持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由于缺乏基金会制度，缺乏当代艺术生长的良好环境，以及展览机制的不完善等等，我们将面临多方面的困难。是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很多是超出主持人范围的，而变成联络人、经纪人和游说

者；在艺术家那里，在主办者那里，或在投资者那里，我们不断变换角色，不断调整策略和修改思路，按照所谓的“国情”办事，在诸多方面，我和彭德做出了让步及牺牲。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点，关于中国当代展览模式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并非一蹴而就，而且没有必要完全参照甚至膜拜。有些朋友和同行提到三年展的主题思想不明确，它的倾向过于温和，特别是选择的艺术家太眼熟，这些都是正确的。我也多次对媒体谈到，如果我们的经费比较充裕，我和彭德计划在全国各地进行一次拉网式的考察，就能够砍掉百分之四十的老面孔，增加百分之四十的新人，这样展览的层次和面貌将会大大改观。然而这个工作无法如愿完成，因此，我们只能“保险”一点，从已有的熟面孔中挑选，适当加入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新人。我同意种种批评中的部分意见，也保留部分自己的看法。本次展览最突出的部分仍然是架上绘画，说实话，这也是展览的质量保证，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尽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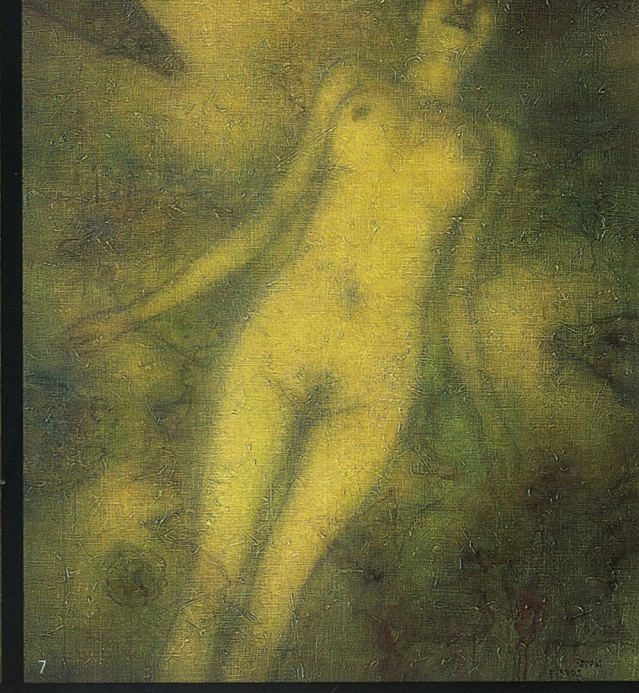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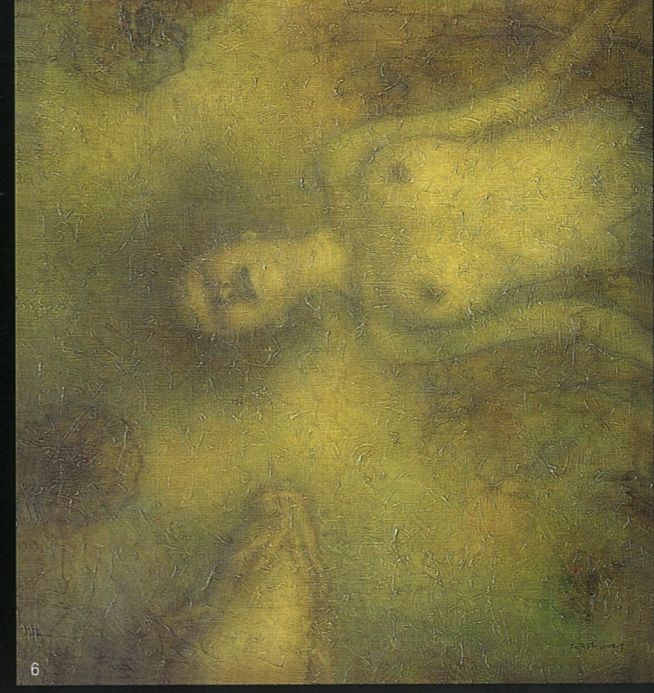
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元化局面，许多领域都很“国际化”了，装置、影像、图片、新媒体等等，各种样式层出不穷，但真正做得漂亮做得有意思做得象样的作品并不多见。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绝活仍然是架上绘画，这表示，在与“国际”接轨时中国当代艺术家需要补许多课。

依据“国际”潮流，我们的三年展似乎落伍很多，主要是架上绘画所占比重太大，这涉及到针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评价。纵观“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展，绘画的分量越来越小，许多艺术家已经成了媒介的奴隶，他们挖空心思在新媒介上找灵感，无心顾及绘画的表现空间，这显然与他们文化节奏的变化和发展阶段相契合，又与时尚的风气直接相关。举例来说，无论是威尼斯双年展还是卡塞尔文献展（包括各地大大小小的当代艺术展），都显示出艺术介入社会生活的用意，而所赖的手段便是和用意对称的各种新媒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电视，没有摄像没有电脑这些当代社会的产物，没有这些产品在艺术上的运用，那些展览将失色大半。我并不夸大媒介的作用，因为说到底观念才是决定因素，“创新”的观念和愿

望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无疑，创新是艺术的灵魂，——但缺乏独立思考，缺乏艺术家个人的独立性，创新就是一种掩盖艺术素质贫弱的借口。在当代中国，新媒介的运用已蔚然成风，年轻一代艺术家凭借新媒介的表现力，逐渐登台亮相，正以另外一种姿态刷新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在本次展览中，一些艺术家的以新的媒介和新的表现完成了自我塑造及自我飞跃，他们中的一些人展示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若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与架上绘画相比，运用新媒介的作品在总体质量上有所欠缺，时尚性与跟风现象颇为显眼，甚至，某些作品仅仅是西方版本的移植而已。

是的，我和彭德都承认，现实中的三年展不是我们心目中的三年展，与我们的理想尚有较大距离，正如我在回答媒体时的观点，按我们的满意度，本次展览只能打个对折。在展览开幕后的“艺术家自由论坛”上，有批评家提出本次展览只是一个“中间地带”，是折中和妥协的结果，这是中肯之言，也符合实际。就我本人而言，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彭德更是破天荒地做了一回勉为其难的事情，而就其它方面来看，广州艺术博物院、特别是南京经典艺苑承受了风险和责任。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环境所缺的东西太多，需要逐步积累和提升，我的切身体会是，如果主持人始终考虑平衡各种关系，他的工作便已变质，正像我经历的，在选择艺术家和作品上



1. 人与城市2 苏新平 油画
2. 无题 江大海 油画
3. 为什么夕阳让我们如此美丽 邓箭今 油画
4. 记忆 孙良 油画
5. 迷失的瞬间之一 庞茂琨 丙烯
6. 迷失的瞬间之二 庞茂琨 丙烯
7. 迷失的瞬间之三 庞茂琨 丙烯



云烟录

“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策展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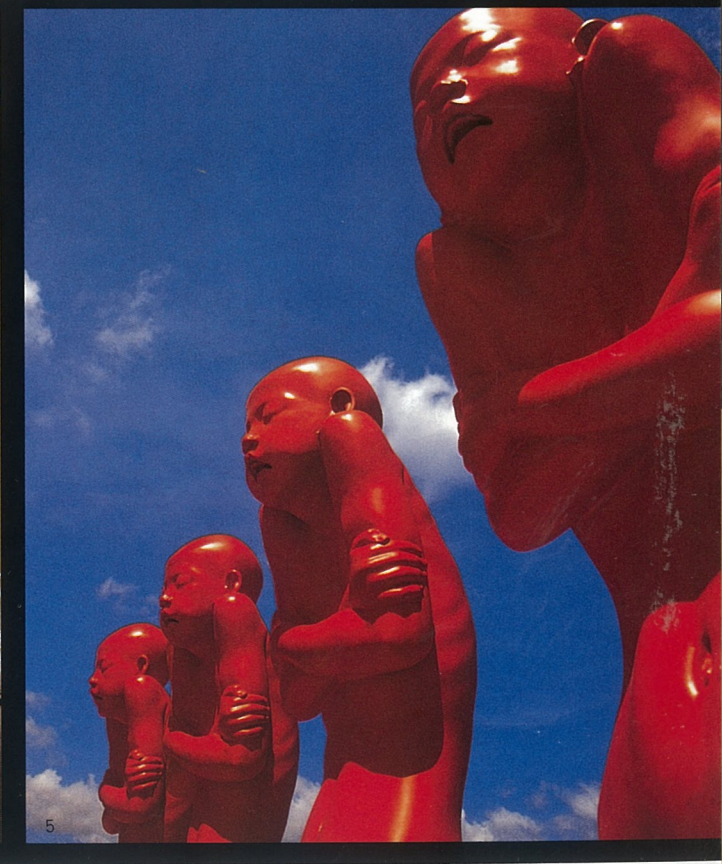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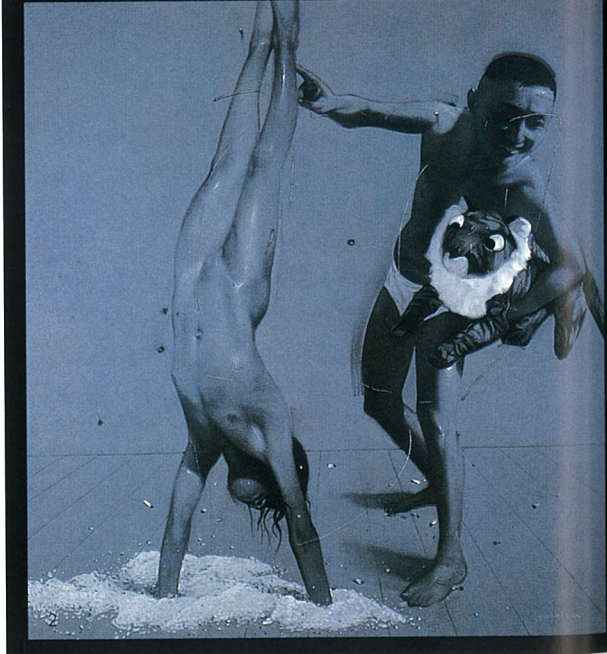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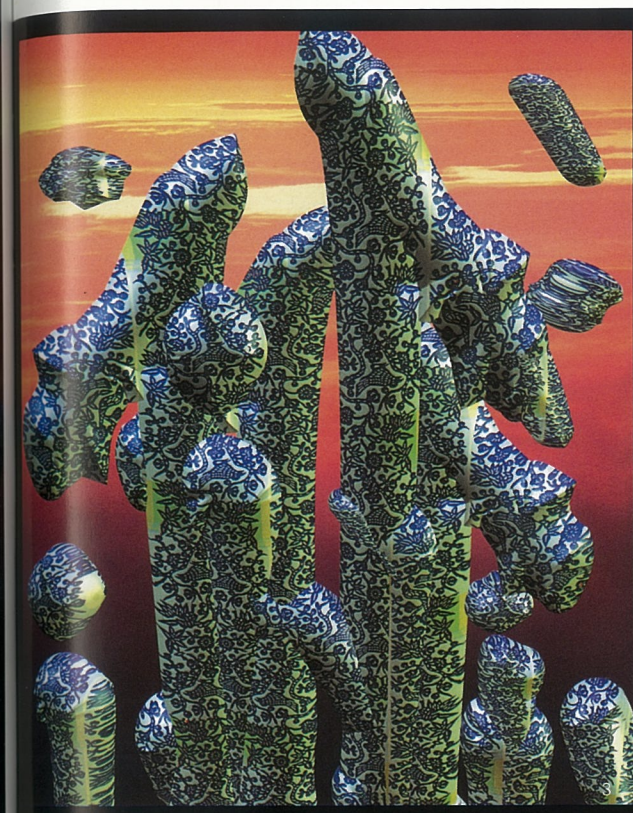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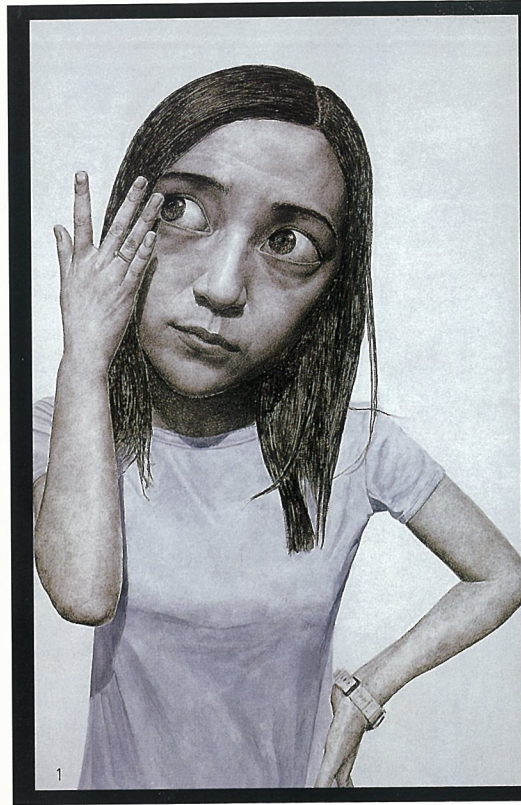
◎彭德

OA组合

在我的心目中，策展人如同军师而不是总理，策展应该很简单：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案，让办事员照办。回头一想，除开写了几篇文章和打了几百个电话，我亲自参与的时间的确很少。策展使你直穿心灵地接触你喜欢和反感的人物，它是人生的一次尖锐体验。有时候感觉厌烦，就自我安慰：一切烦恼都会变成过眼云烟。这是能使我心平气和的遁世秘招，很管用。

2000年岁末，我赴成都参加精英年会，同李小山住在一个房间。小山说有人

愿意出钱承办大型美展，问我想不想主持。我说我不适合，适合做主持的人物，应该是人见人爱的活动家。我也没有兴趣策展，因为大型展览如同陷阱，陷溺过很多知名的策展人。不过我这人容易被诱惑而自我膨胀，以为不会重蹈覆辙。这种参赌心理也是中国大型美展层出不穷的一个原因。当小山再次动员时，我就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是先拨一笔钱作为启动资金，专款专用；二是投资人不参与学术；三是我和他联手主持。小山说前两项没有问题，联手主持也可以考虑。据说O、A血型能形成最佳组合。我是O型，随和，他



花费的精力只占到百分之三十，其余的全部消耗在那些与艺术无关的因素和环节上。“中间地带”并非坏事，因为我看到了本次展览至少有一半艺术家拿出了精心之作，这些作品放在任何一个展览上都毫不逊色，这便是我说的质量保证。架上绘画也好，新媒体也好，方式不是评价的唯一依据，我当然愿意中国当代艺术迅速跟上“国际”潮流，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此时状态还具备可以和“国际”潮流齐头并进的潜力。另外，多元化、多样性的当代艺术是排斥等同划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标准不在西方，不在“国际”尺度的衡量，而是取决于艺术家们的真实的体验，以及将这种体验充分表达出来的能力。

1. 怎么了? 忻海洲 丙烯
2. 室内·蚊子与飞蛾No.20 郭伟 丙烯
3. 青花故事No.4 李路明 布上染料
4. 后现代中国 陈云岗 玻璃钢 纤维 不锈钢
5. 红色记忆No.12 陈文令 玻璃钢